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走向光明

郑保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7247.57
5303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四辑·

郑保志 著

走向光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光明/郑保志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3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4辑)

ISBN 978-7-5321-5181-3

I. ①走…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136 号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走向光明

郑保志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93,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81-3/I·4090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四辑,共9种,包括郑保志的《走向光明》、施雁冰的《沧桑老公寓》、王尔龄的《晚晴自珍》、左絃的《心影絃吟》、钱中立的《乱世丽人》、郎慕中的《谍海情波》、耿可贵、李惠康的《方舟之恋》、蒋星煜的《文人风骨》、阿章的《阿章自选集》。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年12月

提起国民党的 DJ 整编师，我们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对他们既同情又气愤。同情的是，他们原是冯玉祥国民军的一支，北伐时曾为冯玉祥出过力。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曾浴血奋战，配合全局取得胜利。气愤的是，一九三九年后蒋介石让他们过黄河到太行山南麓，名义上是坚持敌后抗战，实际上是让他们和共产党八战军搞磨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由于他们看到那些一个个专打八路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才没有敢蠢动。一九四三年五月奉蒋介石之命走上“曲线救国”之路，投降了日寇，日寇给了他们一个方面军番号，驻在陇海线中段一带。日寇投降后，接受国民党改编又成为 DJ 军，继续与我军为敌，阻挠我军解放陇海线中段一些城市。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奉蒋介石之命同另两个军齐头并进，企图打通平汉线邯郸至石家庄段，和那里的国民党军会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结束上党战役，挥师东向立即发动邯郸战役。争取了新八军高树勋将军起义，对另两个军（包括 DJ 军）给予了歼灭性打击。不久，国民党对 DJ 军予以补充。因蒋军整编，名称上军改为整编师，开赴安阳。凭借城坚壑深，极力阻挠我军解放安阳，为此还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

从以上 DJ 整编师的历史演变看，它日趋反动，充当了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忠实走卒，急先锋，最终成了人民的死敌。

一九四七年夏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南下反攻，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一口气吃掉了敌人九个半旅。正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之际，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却千

里跃进,挺进大别山。当敌人清醒过来,赶忙调来二十三个旅,从北面、东面追了过来,想乘我军在大别山未站稳脚根之际,想把我军一口吃掉。这二十三个旅中就有敌 DJ 整编师的两个旅和一个临时调归它指挥的旅。我军指战员一听说身后追来的有敌 DJ 整编师,又是充当先锋赶在敌人所有旅的最前面,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要那个部队一和 DJ 整编师接触,就想和它死打硬拼出一出胸中闷气。

可我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根据战略上的要求,却留下少数部队虚与它们周旋,主力部队却隐蔽行动跳出包围圈,向国民党防务空虚的鄂东、皖南插去。在鄂东克团风,战黄安,下武穴……横扫长江北岸三百余里。一时间敌九江告警,武汉戒严,并纷纷传说共军要过长江了!

蒋介石正在庐山亲自参加高级军官集训,专题研讨剿共大计,听到了长江北岸的隆隆炮声,真的认为共军要渡江了,便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部署对策。当时蒋军在长江沿线仅有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为了保住他的“长江防线”,一面急令长江以南的青年军二〇三师和新七旅,伸至长江北岸之蕲春、黄梅一线布防;一面令其从北面追来赶到最前面已到达团风、罗田一带的 DJ 整编师不惜一切代价,穿过鄂东、向长江边开进,以阻止我军渡江。

这时 DJ 整编师的师长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集训。副师长代替指挥,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认为刘邓主力已被我围困在大别山北麓。南下的只是共军流窜的小股部队,就下令向鄂东江边挺进。DJ 整编师刚刚走到黄安西面河口,师部就接到前卫旅的报告说前面遇到了共军阻击。副师长马上驱车去了前沿,听了听枪声便说:“听声音是土枪,不是共军主力。在这一带,如果遇到一股共军就吃掉它,让咱们师也威风威风!”

于是，DJ 整编师就迎着前面枪声激进。可是那些用汉阳造、老套筒阻击 DJ 师的共军，一旦遇到 DJ 师冲击就不支逃去。DJ 师认为他们枪炮好，人员多，共军不敢阻挡，就沿着浠水、广济公路向数十里外的高山铺路段直闯下去。

DJ 师进入高山铺，公路东侧一座山头上突然射下密集枪弹，部队受到了阻拦只得就地停止前进。前卫旅开始以排以连为单位组织冲锋抢占前面山头未逞，又以营、团组织冲锋均被打回，才知道遇到了共军主力。这时，师部突然接到蕪春一座电台呼叫，原来是在庐山参加集训的 DJ 师师长，奉蒋介石之命急急来到蕪春来迎接他的 DJ 师。副师长接过报话机，只听师长讲：“部队不要停留，要继续前进，准备到蕪春吃晚饭，我在这里等候你们。”副师长对部队遇到共军主力阻击一事，在报话机里也不便明讲，担心师长批评他胆怯，只得说：“知道了，知道了。”

副师长按照师长指示，又组织了整营、整团的冲锋，冲了几次仍冲不出去，知道情况不妙，马上让后卫旅回头想返回团风原地。可后卫旅要从原路返回时，才发现先后不到一个小时后面的所有山头都被共军占据，枪弹下雨似地泻下来，才知道钻进了共军口袋。副师长赶忙下命令收缩兵力，抢占周围高地，不料想部队还未爬上高地，高地上的共军子弹就密集地扫射了下来。他们折腾了一个半天又一个整夜，没有找出一个能突围出去的口子。

副师长为了有效地指挥部队，把师部安在一个山坳间，让电台和几个旅部联系上，正要指挥他们就地修筑工事等待援兵之际，突然周围山头上枪声炒豆般响了起来，接着便是红旗招展，共军从周围高山上潮水般向师部冲了过来。正在往高山上攻爬的和停留在两山间公路上的 DJ 师士兵，看到共军从高山上冲了下来一下乱了阵，各级军官指挥也不灵了，到处乱窜乱奔。

DJ师报务室主任又拿来一份师长从蕪春发来的，督促他们师“迅速前进，不许在中途停滞”的加急电报。走进副师长的帐篷，只见参谋、副官们正在焚烧文件，副师长和参谋长正在强迫两名士兵和他俩换穿军服。“报告，师长来电。”报务室主任伸手递过来一个纸夹子，副师长对着纸夹子只看了一眼就说：“啥时候啦，还听他的鬼话！……”对报务室主任又瞥看了一眼，“回去快让大家把机器砸掉，密码本烧掉，各自逃命吧！”

报务室主任自小就跟着父亲在战争年代里颠沛流离，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的军旅生活，对眼前景象并不惊恐，只是看了副师长对一师人于不顾，只想自己逃命，就有些蔑视和厌恶。特别是，她的报务室就在近处帐篷里，副师长也不派人通知一声，她送“报”来了，“报”也不看就让她回去砸机器毁密码逃命……眼下尽管对这个副师长十分气愤，凭她的特殊身份可以对他发发脾气说说讥讽话，她懂，到了这般地步也无济于事了。只对他狠地看了一眼，顺手把电报稿撕碎扔进火堆里，回头就走。

报务室的帐篷就在近处山脚下一组茂密的树林里。刚才她因为急着和几处电台联系，耳际里虽然听到了枪声，却不知道帐篷外面的战斗发展情况。现在看了副师长帐篷里乱糟糟的景象，才知道情况危急。出了帐篷四面观看，才看到四面山上红旗招展，枪弹如雨，杀声震天，共军已从山上潮水般冲了下来。山谷里、公路上DJ师的部队已乱成一团，正在纷纷逃命。她跑跳着进了自己的帐篷，也顾不得执行副师长砸机器烧密码的指示了，便对着守在电台旁的人员急喊：“快，副师长都逃命啦，咱们也各自逃命吧！”

她向报务人员喊过话，拿起自己包有随身衣物的布包跑出帐篷就奔向近处的师部医务室……

一群群国民党兵正在沿着公路往西南奔逃，忽然间路两侧

山头上响起枪声，子弹吱吱地在他们头上空呼啸而过。这些国民党兵为了躲避枪弹，从公路上逃向农田，逃向荒野，到处豕奔狼突乱碰乱撞，狼狈不堪。

解放军排山倒海般从路两侧山头上冲了过来，军号声、冲杀声、枪弹在头上空的呼啸声，还有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声，刺破长空，惊天动地。一队队解放军冲进逃跑的国民党军人群，国民党兵站住把枪举过头顶，有的跪在地上。解放军命令他们把枪放在公路一旁，一队队地被解放军押着顺着公路回走。有的解放军留下来在收集路旁的武器。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公路上人少了，只见一小队抬担架的民工在解放军救护人员带领下，沿着公路边走边在公路上、路两旁稻田里、山地里搜索伤员或藏匿的国民党兵。

二

这时，公路旁边一片荒野地里躺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捧着肚子啊哟啊哟地在叫。身旁一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年轻女子正在暗自叫苦，心想看样子她要生产了，在这荒山野外可有生命危险啊！……她看了看公路上抬担架的人，暗道还是去央求他们要副担架，把产妇抬进一个村子里。她打定主意向大肚子女人嘱咐了几句话，就站起身。

她顺着公路南跑时，人群互相挤撞她跌进路旁一个深沟里，崴了脚脖子，尽管揉摸了几次还是疼痛，只得一拐一瘸地走向公路。她看到一个背着红十字挎包的解放军，就向前央求地说：“长官，我们有一个就要生产的孕妇，在这荒野地里有生命危险，请你们帮帮忙用担架抬到一个村子里，我们会感恩不

尽的!”

“产妇?”背红十字包的人,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果然不远处草窝里躺着一个妇女,便问:“你们是什么人?”

旁边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厉声说:“这还用问,这个时候躺在荒郊野外还不是逃跑的国民党官太太!”

是的,这个时候真正的平民百姓家的孕妇不会躺在荒郊野外。民夫的话倒提醒了她,使她不敢和国民党军队分得一清二楚。撒谎也要编得圆。稍一迟缓,便说:“我是郑州附近农村里的一个小学教员,孕妇是我表姐,表姐夫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个排长。表姐要生孩子了,姐夫让她来部队,便让我来护送。不料想我们刚到这里就遇上部队开拔,姐夫随部队走了,丢下我们不管了。我扭了脚也搀不动她,走到这里她说肚子疼,看来就要分娩了。在这里有生命危险,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可是大人、孩子两条人命啊!请你们行行好,抬到一个村子里去吧!”

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听了她的话,说:“国民党的伤员我们还救哩,他们的家属,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要生孩子的孕妇我们一定会救……”转身就对一个扛担架的民夫说:“同志,你们去取一副担架,把那个要生孩子的妇女送到北面的那个村子里。”他还回头指了指身后公路旁的一个村子。

不料想民夫却大声叫着说:“国民党当官的欺压百姓,官太太也不是好东西,我们才不抬她哩!”

“恶有恶报,咱们走,还是赶到前面去抬咱们大军的伤员吧!”

……

民夫们叫着,扛起担架就走。

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为难了。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动员

出一些民夫抬担架实属不易,有的还是出了钱雇来的呢。不好给他们下命令,只得给他们的领头人商量。便伸手拦住一个人说:“关队长,你还是劝说他们一下,留一副担架吧!”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恨透了国民党兵,我说话他们也不会听。”这人摇了摇手。

公路前面又响起一阵枪声,这人便催促起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战士:“快走吧前面又打起来啦,还是抢救大军的伤兵吧!”

“这可是关系着两条人命啊!”穿校服的女子向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又央求道:“还是请您帮帮忙吧!”

“走,我们不抬国民党的官太太!”扛担架的民夫争抢着往前走了。

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懂得从党的政策上讲或从人道主义上讲,无论如何也得留下一副担架救护这个孕妇。他左拦右挡好不容易又拦下一副担架,抬担架的人一旦知道是让他抬国民党排长的太太,便又往前跑走了。眼下他又拦下几副担架,正想竭力劝说他们留下一副担架,不料这队人却把他围住争吵起来。

就在这时,只见从东面一座高山上走下一队解放军,为首的是一位看来有五十多岁的长者。身体颀长,肩阔腰圆,方面孔,戴着一副大框眼镜,穿着一身宽大的军服,裤腿蓬松着,圆口布鞋,显得十魁梧。风度儒雅,精神抖擞,手里执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突突点点地探揆着脚下的石头和杂草,漫步走下山来。身后跟着十几个人,背着长短枪,有的挎着皮包,有的佩着转带,木壳驳壳枪。身后几十步远又有一队戎装整齐,端着枪左顾右看,警惕地监视着山前山后。

“啊,石副旅长!……”穿校服的年轻女子却一下认出来了。一九三九年她十二岁时在太行山上看到过这位八路军石副旅长来国民党军部和父亲谈判过。时光虽已过去八年,还是

辨认了出来。

是的，从山上下来的这位昔日八路军的石副旅长，现在已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一位纵队副司令员。

三天前他就随刘伯承司令员登上这一带高山视察地形，选中了位于浠广公路云山谷地段的高山铺。当面雄踞着这片山脉的最高峰——洪武垆与界岭，背后是李家砦和马骑山，一前一后如同两座城门紧紧锁住公路两端。它的左右是绵延陡立的茅庵山，大王寨和蚂蚁山，形成了两道天然的城墙，箍住狭窄的公路，给敌 DJ 师和 82 旅准备了一个口袋阵。当 DJ 师和 82 旅进入个口袋阵，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早已埋伏下我们的部队，敌人的退路也被我们切断，成了瓮中之鳖。开始，敌 DJ 师还骄气十足，自恃无敌，决心与我军决一死战。可经过一天一夜，整营整团的数十次四面突围，均告失败，士气一落千丈，只得一面选择重点突破，一面固守待援。我军当机立断，趁敌混乱，提前发起总攻。一时高山铺四面八方响起了冲锋号声，一齐向高山铺冲了过来。

敌 DJ 师师部被冲垮，敌人失去指挥顷刻瓦解，两丈多宽的公路上被乱了建制的逃兵挤得水泄不通。田埂上、山脚下都挤满了四散逃奔的溃兵。人、马、炮、车挤作一堆，乱冲乱撞，乱喊乱叫，许多人摔倒不及爬起便被活活踩死。……

石副司令员原是在高山上俯视着整个战场指挥部队作战的，他看围歼 DJ 师的胜局已定，各部队正在追歼零星逃敌，打扫战场，才从高山上下来。在半山坡上看到一些民夫停在公路上和一名解放军争吵，感到定有缘故，便让近身的一名警卫员到公路上去了解情况。他却从身旁一人手中接过望远镜，倚住一棵树对着南下公路远处瞭望起来。

了解情况的警卫员回来，报告了民夫不抬国民党军官的临产孕妇的实情之后，副司令员看看身旁的赵参谋，说：“你去，临

产的孕妇应该急救,这关系到大小两个人的生命,也关系着我们下一代人的健康,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好!”

“是。”赵参谋应了一声,通讯员小蔡从后队人群中出来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从山上跑跳着下来冲向公路。

三

赵参谋和小蔡来到抬担架的民夫中间,向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和一位抬担架的领头人打过招呼之后,便向民夫们温和地说:“按照咱们解放军的政策,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一旦放下武器,他们负了伤还要给他们抢救哩,他们的家属要生孩子这关系到两个人的生命,我们更应该救护了。你们留下一副担架,抬他们去一个村子吧!”

“我们是来抬大军伤员的,不抬国民党的官太太!”

“不抬她,我们快去前面抬大军的伤员吧!”

……

民夫们又喊起来。

赵参谋看了,感到一时说服不了他们,时间又不容拖延,就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往带队人手中一按说:“你们不要留人,只留下一副担架,这钱算是我们赔偿总可以了吧。”

带队的人说:“不留人怎么抬?”

赵参谋指了指自己和通讯员小蔡:“我们俩抬,你们就别管了。”

带队人又说:“这担架只用了四根木杠几条麻绳,用不了这么多钱。”

“没有零钱,只能以需要论价了。”赵参谋把银元塞在领头

人手里。领头人留下一副担架，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看问题解决了，就随着抬担架的民夫走了。

小蔡扛起担架，赵参谋向穿校服的女子抬了一下手说：“走，过去抬人吧。”

这女子一拐一瘸地带着他俩来到大肚子女人身边。大肚子女人还在啊哟啊哟地呻吟。穿校服的女子介绍她说：“这位长官给弄来了担架，先抬你到近处的一个村子。”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大肚子女人看到扛担架的来人竟然是两位解放军战士，既惊奇又感激，连连地说。

赵参谋看她们称呼他“长官”很不舒服，便摇了摇手：“我们不称呼什么长官，就叫我解放军同志好了。”

穿校服的女子扶着大肚子女人躺在担架上。赵参谋和小蔡正要抬时，突然看到西面不远的几座小山上下来一队队解放军，端着枪在山坡上、田野里的深草丛、树林中边查找边喊话，搜找起在这里藏匿的国民党兵。突然一人大声喊：“快出来，缴枪不杀！”果然从一片树棵子丛里站起来两个国民党兵。年轻一些的人还双手举起一支卡宾枪。年纪大一些的人赶忙低头哈腰地说：“我……我是老伙夫，没有枪。”解放军收了那支卡宾枪，命令地说：“去，快到那伙人里面去！”指指后面的一队俘虏兵。

赵参谋看了正想让小蔡去要两名俘虏兵来抬担架，穿校服的女子却急着向赵参谋说：“长官，这两个兵正是我表姐夫留下照顾表姐的，他们丢下表姐逃跑了，正巧被你们抓住了，是不是就把这两个人要来抬担架？也省得劳累你们俩了。”她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再则是为了尊敬，所以还是称他“长官”。

赵参谋心想这两个人离她们这么近，刚才没人抬担架她也不讲，被我们搜出来了她才提出，不由得从中产生了一丝疑问？他不想当场盘查，对着那两名俘虏瞥看了一眼，便顺势说：“也

好,让这两个人抬会更方便。”便让小蔡去要人。

那搜捕俘虏的解放军,听说是野司赵参谋要那两名俘虏抬担架,便把这两人交给了小蔡。小蔡把人带来,那穿校服的女子却对着他们声色俱厉地说:“排长留下你们照看我表姐,你们却只顾自己逃命,你们对得起我表姐夫吗?还好,你们没有跑远,我请求长官把你们要来。看!我表姐这副样子,救人要紧,咱们都要听从这位长官的安排!”

“是,是……”两名俘虏细心听着,连连称是。

“这……这不就是抢先统一口径吗?看来这女子不简单!”赵参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未动声色。

担架是由两根长杆和两根短杆捆绑成架,中间用麻绳结网而成。大肚子女人穿着一件显得窄小不合身的绿色素花旗袍,红布裤头,绣花鞋。躺在担架上两条大腿和红裤头绽露着,大肚子鼓胀着,因为肚子疼喘粗气,乳房一鼓鼓地起伏着,很不雅观。穿校服的女子想把自己上衣脱下给她捂盖下身,一解衣扣露出一件高贵华丽的绣花羊毛衫,她犹豫了,又结上衣扣。赵参谋看懂了她的意思,便从自己挎包里拿出一件雨布递给她:“这合适,还可以遮风。”穿校服的女子接住边给大肚子女人捂盖下身,边以感激的心情说:“谢谢,太感谢你啦!”

“小蔡,你带路,咱们走。”赵参谋挥了一下手。担架在中间,穿校服的女子一拐一瘸地扶着担架,赵参谋在后面,奔上公路。

四

公路上是一队队从左右一座座大山峡里、从南面公路上押来的俘虏。一组组担架上抬的除少数国民党伤兵外,大都是从

荒山野地里拣来的或从国民党兵手里缴获的枪支弹药。还有一队队解放军押解着的车辆和马匹,拥拥挤挤,但各队都有人照管,混而不乱。赵参谋感到孕妇生产是件急事,便让小蔡叫喊着让人群让路。押解俘虏的解放军,看到一名背着皮挎包挎手枪的干部带着这副担架,便主动让路。这副担架在人群中便无阻挡地穿梭了。

前面走下公路就是那个预先选定的村子,穿校服的女子说:“长官,咱们下公路走吧。”

赵参谋朝着前方又看了一眼:“你表姐如果能够再坚持一下,前面不远一个村子,有我们部队的医务所,到那里对产妇会更有利。”

穿校服的女子看他这样细心负责十分感动,在孕妇耳边小声问了几句话,便对赵参谋说:“我表姐躺上担架,可能是心定了,感觉好了些。我们愿听长官的安排。”

又走了二三里路,下了公路在一处山沟里看到一个约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子。一队队解放军在街上清扫垃圾、整修道路,三三两两的老百姓有的拾稻草,有的帮着解放军摘门板、送草席。街两旁放着一组组担架,担架上躺着的大部分是国民党伤兵。穿着白大褂戴着红十字袖章的解放军医务人员,在担架中间穿梭般来来往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一伙两一团跑散了的国民党兵,倒背着枪,搀扶着、背着一些伤员从四面八方走来,看到解放军医务人员就说:“我们是来缴枪的,请救救我们负伤的弟兄!”解放军二话不说,热情招待,给他们吃喝,并立即给伤员包扎抢救。穿校服的女子和两个抬担架的俘虏看在眼里,无限感慨,也说不出内心里是什么滋味。

赵参谋让担架在村口一个人家门前停下,心想这里离临时

组织的救护所近,产妇住在这个村边合适。他走进这户人家察看,已经住上了部队,战士们正在扫院子、挑水、打扫东西的两间屋子,他们是警卫团一营的。赵参谋在警卫团一营当过副营长,老一些的战士认识他,这里住的是三连八班。农院里都是土坯草房,北屋三间,东屋两间,南面两间棚屋放着柴草,西面两间棚屋拴着一只水牛。

班长从东屋里出来,看是赵参谋,快步过来向他敬礼。

赵参谋还过礼后说:“韩班长,我与你商量一件事。院外担架上是一个就要生孩子的孕妇,这孕妇是国民党部队里一个军官的家属。咱们还得执行政策,尽可能让她和生下的孩子平安。这家离救护所近,住在这适合。你们班能不能另找房子住?”

韩班长在院子里扫视了一眼,知道同志们太劳累了急于休息,就说:“我们负责村西警戒,住在这方便,我们可以把东屋让出来住南面的草棚。”

东屋里只有一张木床,一班人打扫好后因几天行军打仗早已疲倦不堪,又在屋地上铺了一块破草席,躺下就睡着了。班长招呼他们,有人发牢骚,一看到是赵参谋要他们让房,就拿起枪携着衣物去了南敞棚,把稻草摊开躺进去就又睡着了。

赵参谋从院里出来,只见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拎着一张芦席向抬担架的俘虏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家已经住上了队伍,屋子少,你们到别处去吧。”

这里,三十年代初期徐向前曾带队伍来开辟过根据地,给群众留下过良好印象。国民党占领了这里,土匪恶霸横行,兵痞流氓遍地,捐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苦不堪言,对国民党又恨又怕。今天上午听到东面打枪打炮,知道打起大仗,枪声稀疏了,村里来了队伍。因为我军来的突然,国民党地方政府来不及强令老百姓逃藏疏散,老百姓看到我军态度和气,口口声声喊老年人为